

冬至的歉疚

老驥

冬至大如年,民间一直这样流传。1968年冬,我在蓬莱师范领着学生去崮寺店小学搞教育调查,和当地的外乡教师一样,在农户家派饭吃。即按政府规定,每天给农户多少钱和粮票。

冬至的前些日子,人们就议论过冬了,说冬至大如年,连吃两顿好饭,一顿包子一顿馒头加好菜,新媳妇要送冬,大家向往之情不亚于盼年。距冬越来越近了,我们四个人一组,越来越意



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那年月,白面包子馒头在农户家里多重要,没有啊,我和学生犯了愁。当地没有饭店,找教育助理和小学校长商量,说小学教师常年派饭,遇到什么吃什么,人家一户一个人。

冬至那天,我们来到农户家吃饭,那是个殷实的人家,女主人端上两盘白胖胖的无折包子,我们请男主人和孩子一起吃,女主人说都有事去了,说什么也让我们先吃。说实话,当时这包子连女生也得吃四个,反复谦让之后,我们只好先吃。我和学生你瞅瞅我我瞅瞅你,怯生生地每人吃了一两个包子,匆匆地离开。女主人连声说“吃饱啊,要吃饱啊”。

之后,我和几个女同学总是不过意,又买了点桃酥饼干送了过去。要知道,我当时月工资是三十几元,学生经济不独立。

每到冬至日,我都会有一丝歉疚。深感今日的幸福。

南洪街上吃凉皮



刘岩

南洪街是烟台市最出名的小吃一条街。它位于南大街北侧,西南河与海港路之间。百货大楼(现在的振华购物中心)、振华商厦、供销大厦、南大街购物城和北大西街林立的商铺群紧挨在四周,是当之无愧的市中心商贸繁华地段。商家、从业者、逛街的男男女女们如潮水般天天不息,加上周围又是老居民区,居住稠密,人口众多,就给这里的小吃带来了巨大的市场,凡是在南洪街上开了张的小吃,只要诚实地道,很快就会有拥趸的人群,以至于坊间流传着在南洪街卖小吃不会赔钱的说法!

最喜欢的还是南洪街上的凉皮。

这里卖凉皮的很多,味道多年来变化不大,近几年最好吃的是在南洪街往留余胡同拐弯的地方,一个中年妇女的小摊。她的摊是三轮车,车斗上装着三面玻璃,擦得干干净净,里面的台面分三部分,一面摆着大塑料盆,凉皮一张张地摆在里面,用洗得雪白的白布盖着,另一面摆着五六样调料,麻汁、辣椒油、鱼汤、蒜泥、黄瓜丝、面筋等,她面前是一块雪白的案板。点上一份,她会麻利地掀开白布,卷出一张凉皮,放在案板上“啪啪”几刀切成比筷子粗点的条,抓散,放入敞口碗,在问了要不要辣之后,迅速地依次添加各样调料,一碗清香扑鼻,酸辣爽口的凉皮

只要2分钟,就完好地呈现在眼前。

每次来到她摊前,想跟跟聊聊,听听她的故事,但是看着总是拥挤在她身边的人,看着她忙忙碌碌的身影,就不忍心跟她多说话,怕打乱她的节奏。有时候,故意在她呆在旁边多待一会儿,看她麻麻利利的动作。

她爱干净,身上的衣服得体整洁,白的套袖纤尘不染,案板上的盆盆罐罐也都干干净净,绝不像其他小摊上的没里没外。钱,她不沾手,放在边上的一个小盒子里,交钱的时候给她看一眼,她说句:“嗯,好!”然后顾客自己去盒子里找钱,顾客也都领会她的意图,找出钱来,主动给她看看,她却不住地点头,连声说“谢谢,谢谢!”感谢大家帮了她的大忙。沾凉皮的手,始终是带着一次性透明手套的,这一点是在别的小摊上看不到的。

喜欢看她干干净净的样子,觉得她的凉皮吃着放心,喜欢她拌凉皮麻利的过程,猜想着她平时该是一个多么勤快利索的人,当然更喜欢她做出来的凉皮的滋味。她的凉皮酸辣爽口,味道很足,似乎还有那么点儿回味悠长的感觉。南洪街上的数家凉皮,她的最好吃!以至于不论寒暑,每逢走到这里,都会来这里解馋、果腹。

凉皮,简简单单的小吃,平平常常的小营生,她却把它呵护如此精致,她如此精心的呵护她的小摊,不也是在呵护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么!

故乡的雪



张功基

我在城里定居快20年了,故乡的许多人和事早已变得越来越模糊,可每当冬天来临时,心头总会悠然飘来故乡的雪,那雪轻盈得像柳絮,似芦花,无声地撩拨着我的怀乡情愫……

故乡的雪,总是紧紧地追随着冬天的脚步,常常来得无声无息,好像担心惊扰了乡亲们平静的日子似的,那纷纷扬扬、飘飘洒洒的雪花,在空中摇曳着曼妙优雅的舞姿,然后轻轻地飘落下来,给房屋、街道、树木、田野披上了一层柔软炫目的洁白。于是,银装素裹,冰清玉洁,便成了故乡冬天最本真的底色,童话一般晶莹,梦幻一般纯净。

“瑞雪兆丰年”,这是故乡父老冬日里最爱说的一句话。在故乡父老的眼里,雪是麦子越冬的棉被,而阳光下慢慢融化的雪水则是滋润麦子旺盛生机的玉露琼浆。“冬天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”,这句生动形象的农谚所勾勒出来的美妙盛景,不正是一幅令庄稼人痴迷向往的小麦丰收图吗?因此,雪下得越大,下得时间越长,农家老少就越发高兴。

倘若是白天下雪,凑在暖乎乎炕头上一一起做针线的女人们,就像扎堆的花喜鹊,说笑起来嗓门儿愈加甜润清脆,而那些把炉火捅得旺旺的男人们,则一边抽烟喝茶,一边天南地北地胡侃神聊,爽朗的笑声里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。谁能不高兴呢?透过窗外那簌簌而落的稠密雪花,乡亲们仿佛看到了来年夏天随风翻涌起伏的金色麦浪。倘若是大雪在入夜时分不期而至,乡亲们则会亲昵地将其称之为“关门雪”,这是一个多么贴切的比喻!有“关门雪”的冬夜静谧而安逸,乡亲们都会早早地关门闭户,暖融融的炕头上,一家人打开的话匣子里似乎总也离不开雪,大雪带来的愉悦和兴奋,涟漪一般荡漾在老老少少心间,即便惬意地酣然入睡,那一个个温润香甜的梦境里,依然有绚丽的雪花在忘情地翩翩起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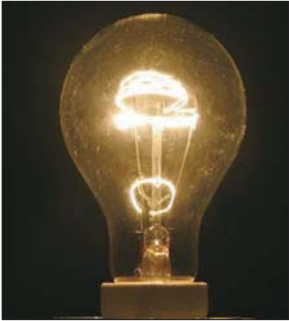
常记得,每当风停雪住的时候,就是故乡冬日最为欢腾喧闹的时刻:家家户户相继打开了门,人们放眼望去,房子白了,街道白了,草垛白了,田野白了,到处都是一片耀眼的白,村里了,村外变成了粉妆玉砌的银色世界。最妙的是那些高高矮矮、粗粗细细的树木,光秃秃的枝杈上都挂满了绒绒的雪花,真的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这时候的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性子了,他们堆雪人、滚雪球、打雪仗,就像一头头撒欢儿的小马驹,个个忙得大呼小叫,人人累得小脸通红,惊得空中飞过的麻雀喳喳尖叫着慌忙躲避。

最难忘,乡亲们清扫积雪时那份虔诚和勤快。雪,是苍天的恩赐,谁也不能亵渎和糟蹋。院子里的雪,平房上的雪,门前的雪,大街小巷的雪,都要一扫帚一扫帚地清扫起来,或一锹一锹地培在树木周围,或一车一车地搬运到菜园和麦地里。不管一个冬天里要下多少场雪,也无论清理积雪有多么辛劳,乡亲们从不抱怨,也从不吝惜体力和汗水,而是人人怀着一颗膜拜和感恩的心,珍爱着洒落在故乡土地上的每一片雪花,在乡亲们的心目中,一片雪花就是一粒饱满的麦子呢!

一盏灯的光芒

李文毅

小时候每逢过年,我都要跟着爸爸去拜年。那时我们村里有一个老人叫老节俭,他是我们本家的一位老爷爷。老节俭是村子里出了名的节俭,一眼看上去,他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壮实汉子,谁也不能想象他竟是一个抠门的节俭。四间房子挂了一盏12度的小灯泡,在黑黑的瓦房里像一只小小的萤火虫。每次,我们走进他家院落里一片漆黑。脚下是石头铺出来的路,我们深一脚,浅一脚地走进他的家中拜年。那只小小的灯泡,怎么看也像是没有睡醒一般。我们在他家中,像是进入黑洞一般。四面都是土墙,露着黄土,幸好有几件老式家具来遮丑。炕上,一铺油亮的棉被还散发余热。窗户是过去的木窗,分上下两格,糊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纸。老人的话也不多,仿佛和他的生活一样非常节俭。



其实,我的父亲也是一个节俭的人。自从家里盖了新房子,也开始了一盏灯的生活。有一次,学校进行期末考试,为了取得一个好成绩,我不得不加夜班。半夜里没有电,我悄悄点上半支蜡烛。在烛光里,我用脑子默记那些课堂笔记。大概过了半个钟头,东屋里传出一阵穿鞋的声音。是谁?不知是母亲还是父亲走了过来。门帘被挑了起来,是父亲。他身上披了一件绿色大衣,说:“半夜,还读什么书?平时不努力,临时抱佛脚。有什么用呢?把蜡烛吹灭,睡觉吧。”我知道父亲是为节约一根五毛钱的蜡烛。

父亲是能省一分钱,就省一分钱。正如母亲所说,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赶集去买点什么。记得有一年,我出了车祸住进医院,母亲每天给我买水饺吃。父亲来了,他却从外面买来一袋方便面丢给我,自己从包里拿出一个馒头啃起来。一个病房里的人都说笑话,他妈在这吃水饺,他爹来了给方便面吃。

其实,节俭也不一定是好事。因为父亲养成节俭的习惯,一直不花钱,总想把钱存起来。当年城里,楼房卖两万的时候,父亲不买,四万的时候他还不买,一直到了五万才开始买楼。他把钱攒起来,却是越攒越少。以前,我和妻子回家买些东西孝敬两位老人,父亲却经常拉着脸,像是欠了他八百大钱。

露天电影

刘吉训

小时候家贫,加上文化生活贫乏,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,便是大人和孩子们求之不得的事情。每每到这个时候,大家都呼朋引伴,奔走相告,仿佛过年似的。到达电影场地,找一个称心的地方立住脚,四平八稳地坐下。有时正幕前坐满了,便在幕后找个地方坐下,反正除电影人物左右位置颠倒外,其它一切正常。这时候,小孩子盘算着电影的内容,嬉闹着,玩耍着;大人们则静心地抽起旱烟,享受着劳作后的快乐。

记得一次看国产影片《渡江侦察记》,我们几个小兄弟不顾家人的反对,沿着蜿蜒的山路,翻越了一个“旋顶山”,步行近四个小时,才来到西兵营。回来的路上,遇上了暴风雨,把我们几个浇得像个“落汤鸡”似的。但我们对露天电影那份痴迷、留恋的热情丝毫未减。影片中主人公吴老贵的英雄形象时刻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,风雨中那点痛又算得了什么呢?

现在生活好了,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在电视里看到想看的影片,再也不用遭受我们看露天电影的那种奔波劳累之苦了。但我还是常常愿意观看那些具有乡土气息的老影片,看到它,就会想起看露天电影的那段美好场景,品味着那段如歌如梦的年华。